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嗎？從2015希臘歐債危機檢視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困境

Is another Europe possible? Exploring the plight of Europe whole and free from Greece's Debt Crisis of 2015

doi:10.6752/JCS.201603_(22).0015

文化研究, (22),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2), 2016

作者/Author：蕭伶仔(Agnes Ling-Yu Hsiao)

頁數/Page：268-28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嗎？

從2015希臘歐債危機檢視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困境^{1*}

Is another Europe possible? Exploring the plight of Europe whole and free from Greece's Debt Crisis of 2015

蕭伶仔**

Agnes Ling-yu Hsiao

一、關於「另一個歐洲」的想像

2016年2月19日，英國保守黨政府首相David Cameron帶著他赴布魯塞爾與歐盟談判的結果，宣布將於同年6月23日舉辦續留歐盟與否的公投。而Cameron帶回來的協商成果主要立基於四點：財政保護、提升歐陸競爭力、提高移民門檻與保有完整國會主權、拒絕成為歐陸超國家的一員(European superstate)。²Cameron希望以此爭取國內支持續留歐盟。然而，此項協議同時引發英國內部左翼與極右翼的反彈。Cameron的黨內同志，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於2月22日在英國媒體Telegraph的專欄中，基於對國家主權、財政以及移民等考量，強烈表示：離開歐盟(Brexit)將是我們英國尋求真正改變的唯一一條路。³相較於此，左翼強烈砲轟英國政府持續迴避歐陸的難民危機，高

1 投稿日期：2015年10月17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年6月09日。

* 本文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委員的審稿建議。無論是在書寫或者是論證上，本文皆獲益良多。同時，謝謝編輯陳克倫先生的耐心協助，始能完成此篇短文。

** 蕭伶仔，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電子信箱：Jourdepluie1983@gmail.com / lyh22@cam.ac.uk

2 官方聲明稿全文請見：<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s-statement-following-european-council-meeting-19-february-2016>。（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3 Boris Johnson在美日電郵官網批判Cameron的專欄原文：<http://www.telegraph.co.uk/news/newstopics/eureferendum/12167643/Boris-Johnson-there-is-only-one-way-to-get->

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嗎？從2015希臘歐債危機檢視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困境

門檻的移民限制與不公平的財政設計的同時，仍不放棄歐陸作為一個整體的期待，進而打出「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Another Europe Is Possible)的口號；並以此口號為名，立即成立聯盟網站（下文簡稱AEIP）。⁴換句話說，儘管英國左翼一樣支持英國續留歐盟，其與保守黨政府對歐盟與英國之間的關係的想像卻截然不同。對左翼來說，所謂的另一個歐洲是指社會主義路線的歐洲。如英國左翼政黨Left Unity聲明：另一個歐洲是與難民，與整體歐陸勞動階級站在一起的歐洲。⁵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從AEIP網站上發現，此政治路線的歐陸想像持續對歐盟的現狀採取強烈批判姿態，包含近期歐盟正在辯論強制遣送暫留希臘的難民至土耳其的計畫。對AEIP來說，另一個歐陸的想像必須立基在人權、環境保育與平等的基礎之上。儘管本篇文章接續著重的議題並不在爬梳英國續留歐盟與否的論辯，然此論爭浪潮足以凸顯出，儘管歐盟目前為一強勢寡占的超國家組織，歐陸左翼卻持續對「共同體」保有一絲期待。就現實面而言，「歐陸作為一個整體」已是這些會員國，包含半隻腳在歐陸的英國的共同處境。在不願放棄共同體的前提之下，左翼打出「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的旗幟，無疑是企圖召喚出一個更為平等、保護每一個體生存權利的歐陸。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以AEIP的訴求為引，並不意在將歐陸的左翼觀點視為鐵板一塊。其出發點乃是筆者身在英國，與該國持批判歐盟觀點的研究者有所互動。而自英國左翼的觀點審視此優勢國家的左翼觀點，如何看待、討論希臘困境，對其討論的效力在於，從英國左翼對希臘債務的討論，我們因而有機會一窺身為歐盟優勢國家，且長期與歐盟關係曖昧不明的英國，是如何反思這個以和平、平等、共榮為基礎的跨國組織，是如何引致希臘走向此刻的困境。換句話說，本文並不意在提供一個希臘人對希臘問題的觀點。相反地，嘗試站在舊帝國的中心，爬梳歐盟的崛起是如何再一次地鞏固西歐作為歐陸政經中心的政治過程。本文接續將討論希臘於2015年爆發的嚴重債務問題，將之作為論證歐盟作為一個跨國整合組織，在實務面底蘊著新一波殖民主義的有效例證。

於此，本文將先簡單爬梳歐盟的成立過程，與近年希臘債務的處境，藉

the-change-we-want-vote-to-leave-the-EU.html（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4 AEIP網址為：<http://www.anothereurope.org>。

5 Left Unity於官網支持工黨領袖Corbyn的正式聲明全文<http://leftunity.org/another-europe-is-possible-left-unity-and-the-eu-referendum/>（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以勾勒出本文的核心提問：希臘如何走向今日的處境？我們該如何理解歐盟作為一個政治單位或經濟整合網絡，其與希臘之間的關係？本文意不在提出細緻的金融或財政分析，這部分在相關經濟學分析上已有成果。⁶相反地，站在任何政治局勢的變化皆有其物質基礎的歷史社會學視角，本文企圖追溯自二次大戰以來的希臘內政與歐洲的關聯，嘗試拆解希臘何以一步步走向崩潰的邊緣？位處歐洲的希臘，又在何種意義上被劃歸為歐洲的一分子？「歐洲」對希臘來說該如何被理解？換句話說，這是一篇嘗試以希臘為個案，嘗試問題化左翼對現存的「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批判的短文。

二、歐盟：戰後西歐霸權的典範

歐盟(European Union, EU)的前身可追溯至二次大戰之後，百廢待舉的西歐力圖重振經濟表現而有的構思。1951年4月18日，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六國於巴黎簽署條約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⁷根據條約內容，有效期限為五十年。此共同體確立了往後一系列歐陸跨國合作組織的基礎：超國家(supranationality; superstate)。每一個與會國都必須交出部分主權，以協助該組織統籌，施展針對會員國的決策與執行能力(Broadberry et al. 2010: 279)。⁸ECSC的設立促使會員國的煤鋼交易量快速增加，進一步促成此六個會員國於1957年3月25日簽訂《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並宣布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EC)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AEC)。換句話說，此六國所交出的主權正式拓及軍事政治與原子能源運用。而該組織正是後來催生出歐盟的政治與經濟基礎。很快地，ECSC、EEC與EAEC於1965年簽訂合併條約，並訂立委員會於1967年合併為EEC。短短六年間，該「共同體」於1972年獲得第一次擴張的機會，英國、丹麥、挪威與愛爾蘭都獲得加入EEC的門票。然而，回顧整個過程，其

6 近期最具代表性的為Thomas Piketty於2014年接受New Left Review採訪的受訪專文：Piketty, T. 2014. "Dynamics of Inequality," in *New Left Review*(85): 103-16.

7 ECSC合約內容請見：<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xy0022>。（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8 ECSC的成立基礎其實是時任法國外長Robert Schuman亟欲拯救頹傾的西歐，同時企圖抵制西德的再度崛起，進而造成軍事或政治威脅，所發想而成。然當時六個創設國家確實對於ECSC各有不同的期待。詳情請見：Ludlow, N. P.(1997).

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嗎？從2015希臘歐債危機檢視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困境

實，1960年英國為了回應EEC的成立，曾與瑞典、丹麥、挪威、瑞士、奧地利及葡萄牙成立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然而，英國卻於1972年加入EEC後旋即退出EFTA。儘管EFTA爾後仍擁有北歐的冰島、芬蘭、挪威與瑞典等會員國，但其勢力範圍終究無法與冷戰期間與美國交好的EEC抗衡。換句話說，英國的加入進一步鞏固了EEC在歐陸的實力，成為西方國家在歐陸最有力的超國家組織。

希臘是於1981年加入EEC。在此前兩年，EEC創立歐洲貨幣制度，也就是創立一個全新、可以流通於會員國之間的貨幣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⁹並於1986年簽訂條約計畫於1992年底之前完成單一市場制。而在此過程中，EEC除了持續進行經濟活動整合，包含逐步確定此超國家組織在貨幣主權上的整合基礎，亦展開對垮台前夕，紅色鐵幕後的中歐、東歐諸國，包含波蘭、匈牙利等國的經濟援助計畫。

從冷戰結構觀察歐洲共同體的擴張路徑，不難發現，此超國家組織可以被視為二戰後以西歐大國為核心的歐陸重建計畫的產物。歐洲聯盟條約於1992年2月7日簽署，隨著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成立，2002年正式流通。以西歐大國為首的歐盟正式通過議會設立，在法律機制與貨幣流通的基礎上，成為歐陸最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整合的超國家組織。

2003年歐盟與北約(NATO)簽訂安全協議更進一步鞏固了定義「人道主義」與「戰爭合法與否」的權力。舉例來說，Stan(2008: 247-270)認為，中東歐國家(CEECs)在蘇聯垮台後，為了贏得西歐國家的經濟援助，在轉型正義上的操作以不同程度的淨化法(lustration law)展現對其舊有的共產主義政體的譴責與排斥。通過「否定過去」的政治轉型之路，中東歐國家們積極擁抱以西方為核心的民主政體與資本主義。Antanasoski(2013)提出更為批判性的論點，她認為此「否定過去」的轉型正義工程，其主旨並不在於喚回一度失去的「正義」；相反地，此工程立基在必須譴責「共產主義政權」下的一切的原則上。所謂的全球人權價值，並未協助一度交惡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帶來和諧與和平。究其因果，冷戰結束的契機在於紅色鐵幕政權的「崩潰」，而非兩股勢力的「和解」。換句話說，冷戰的結束並未帶走冷戰結構，反而因

9 而英國於此時決議不加入歐洲貨幣制度的匯率機制，維持英鎊在歐洲市場的貨幣主權。

爲此結局，深化了西歐與美國在歐陸的影響力與壟斷性權威。以此角度看待歐盟的茁壯路徑，我們很難定義歐盟是一個在會員國間全面性平等的組織。截至2016年3月，歐盟共有28會員國。相關組織包含擁有751席的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行使裁決權的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與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人權法院(ECtHR)與其相關法案歐洲人權公約(ECHR)。歐盟作爲以西歐國家爲核心思考的「歐陸」代表，掌握單一市場的經濟貨幣權，並握有定義與監督各國人權工作實態的權力。在進一步談希臘的戰後命運之前，我們不難想像，在此新一波的擬殖民處境中，於戰後長期受到西歐大國主宰命運的希臘，將處在被動的位置中，難以脫身。

三、歐盟底下的希臘悲劇？

面對這個巨大的超國家組織整合，希臘的財政究竟遭遇了什麼樣的困難？此次希臘債務的紛爭，大致可以簡短說明如下。

2015年初，左翼政黨Syriza以36.3%得票率贏得國會149個席次（總席次爲300），並與右翼政黨獨立希臘人黨(Independent Greeks)共組聯合政府的基進左翼聯盟；夏日，總理Tsipras與以德法爲首的歐盟委員會就希臘債務問題談判不攏，進而發動國內公投。8月，Tsipras解散國會，於隔月改選中再次贏得總理位置，鞏固了政治基礎。與此同時，希臘本島南岸與位處地中海的離島科斯島(Kos)、希俄斯島(Chios)與萊斯沃斯島(Lesbos)，正面對自敘利亞，¹⁰伊拉克與阿富汗湧入高達15萬的難民。¹¹財政狀況逼近崩潰邊緣，早已無力負荷

10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簡稱UNHCR）於2015年8月15日發布的新聞稿，自2015年1月至8月，共有158,456位難民渡海入境歐洲，如加上通過陸路過境土耳其、以希臘爲門戶入境歐洲的人數，則共有160,170人。截至10月9日，入境歐洲難民人數持續以「每日7,000人」的速度增加。

11 根據1951年通過、1954年生效的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第一條第2項第1款，難民的定義爲：「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爲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受到迫害，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且由於畏懼，不能或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此公約主要保障的是政治難民（舉凡因種族、宗教、國籍、政治主張等因素受到母國壓迫），據此，考量敘利亞內戰，伊拉克與阿富汗長年的政治動盪，本文稱其爲難民，而非「非

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嗎？從2015希臘歐債危機檢視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困境

更多難民的希臘，只能持續向聯合國與歐盟發出求救訊息。過去幾年，希臘運氣似乎不太好。然而，若將時間往回推至2001年，希臘甫加入歐盟，並於2004年主辦雅典奧運。在更早以前，希臘更是戰後全球除了日本之外，唯一締造出7.7%的經濟成長率的歐陸國家。在2008年秋天美國連動債引發金融風暴以前，我們難以窺知曾經在經濟上擁有亮眼表現的地中海島國，會步向財政崩潰，進而成為暴露歐盟作為一宰制型經濟合作網絡的證據之一。

2015年夏天，Syriza為了向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的撙節方案表達強烈抗議，於7月5日針對此方案發動國內公投。在投票所關閉的前一小時，德國總理Angela Merkel與法國總統François Hollande宣布隔日將於巴黎會面。當晚9點，希臘人民沒有讓Tsipras失望，61%的反對票數簇擁著他向歐盟展示希臘人反撙節立場的決心。一場公投暫時保住了Tsipras政府，以及希臘在歐元區所剩無幾的自尊。這場倉促中夾雜高情緒張力的公投，似乎再次鼓舞了這位年僅41歲的政治領袖與人民，相信彼此站在同一陣線。公投隔日，歐洲各大媒體不約而同地下了一個標題：「希臘人似乎已做好離開歐元區的準備。」然而，具體而言，希臘人反對的是什麼？歐盟版的撙節方案？歐元區？甚或是拒絕成為歐盟的一員？

7月6日，德法兩方於巴黎面會。7日晚間，在包含Tsipras在內的28位歐盟會員國代表結束共同會議後，Merkel召開記者會表示：在此清楚坦率的會面後，希臘將於週三（7月8日）重新提出新的紓困方案與改革清單。也期待希臘於週四（7月9日）提出有關往後幾年的更詳細的「希臘企劃案」(Greek Proposals)。¹²

我們對公投結果表示尊重，但同時，我們仍需顧慮到其餘會員國的主權。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緊張的討論，反映出我們正面對極為嚴峻的形勢。¹³

Merkel一席話透露出兩個線索：第一，作為通過貨幣整合的經濟合作體的

法移民」。詳細條款請見UNHCR網站：<http://www.unhcr.org/pages/49da0e466.html>。（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12 Wearden, G. and N. Fletcher. 2015. "Greek Debt Crisis: Tsipras Gets Ultimatum to Reach Deal or Face Grexit," in *The Guardian*, July. 8.<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live/2015/jul/07/greek-debt-crisis-alex-tsipras-seeks-last-chance-deal-live#block-559c3896e4b032a39a3bb125>。（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13 Ibid.

核心，歐盟牽涉的不僅僅是國與國間的貿易合作關係，還包括會員國的部分主權讓渡風險。通過歐盟內國與國間的信貸關係，擁有債權的國家或組織有權要求借貸國履行債務償還的義務。以希臘為例，財政赤字不僅意味著一國的貧窮與財務周轉失靈，更關鍵的是可能導致必須出售部分領土，也就是讓渡部分主權以抵免債務的後果。後設而言，我們足以合理推論希臘人民意識到上述潛藏危機，才起身積極投票反對歐盟的撙節方案。第二，儘管超過半數的希臘人民拒絕撙節方案，然而根據Merkel會後公布對Tsipras提出的要求，顯示所謂的B計畫：希臘脫歐(Grexit)已暫時排除。也就是說，儘管拒絕了原本的紓困案，希臘人仍將繼續以歐盟會員國身分立足於歐陸。2015年7月5日的公投成果，並未具體影響以德法為首的歐盟對希臘政策的方向。在接受歐盟紓困及面對銀行破產與脫歐的十字路口，Tsipras在不到兩日後，正式於國內展開他的歐盟紓困案遊說工作。

往後的情節發展保持高度的戲劇張力。7月23日，Tsipras成功讓希臘國會以230票對63票贏得對紓困案的支持。其中，由於紓困案將促使Tsipras在國內增加稅收並執行養老金的改組，Tsipras所屬政黨Syriza有近三分之一的議員投下反對票。8月20日，當歐盟與希臘政府就紓困案達成共識，並確認進入為期三年、總額860億歐元的紓困金的第一期後，Tsipras旋即提出總理辭呈。面對與他一起度過近十年來最難熬的夏日的支持者，Tsipras發表電視公開演說：¹⁴

我有道德上的責任將這項協議攤在人民面前，由他們去評斷。¹⁵

一個月後的9月20日，希臘人民用選票告訴Tsipras他們接受了他的說法。Syriza以35.5%得票率、低於上次選舉0.8個百分點的支持度，贏得145個國會席次。於此，Tsipras正式帶領希臘進入為期三年的紓困期。

四、從希臘內戰（1941-1949）審視「不平等」作為一種常態

故事必須自遭納粹占領後的希臘開始說起。1941年4月，納粹德國正式占

14 Henley, J. 2015. "Greek Bailout: Alexis Tsipras Steps Down to Trigger New Elections," in *The Guardian*, August 20.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aug/20/greek-bailout-alexis-tsipras-call-snap-elections>。（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15 Ibid.

領雅典，並扶植傀儡政權。在英國政府協助之下，希臘原有的主要軍力遷至埃及並成立希臘流亡政府(Hondros 1983; Papastratis 1984)。至歐戰結束為止的短短幾年間，流亡政府內部歷經了一連串的政治鬥爭，並為其後的政治過程埋下梗概。

在英國庇護期間，希臘流亡政府旗下第一批屬於左翼的反保皇派祕密組織浮現：反法西斯軍事組織（Anti-Fascist Military Organisation，簡稱ASO）。同一時間，與其對抗的新官僚聯盟（Union of New Officers，簡稱ENA）以打擊顛覆活動嶄露頭角。1944年左翼士兵的「叛變」導致英國決定解散希臘軍隊，並將屬於ASO的軍官士兵囚禁於盟軍在非洲與中東的監獄內。剩餘的軍隊成員則於同年12月，與英國一同對抗希臘本島的共產黨與自由派勢力。這群英軍的盟友後來成為戰後持續活躍於希臘的政治舞台、並於1967年成立軍政府的「希臘軍官神聖紐帶」（Ieros Desmos Ellinon Axiomatikon，簡稱IDEA）的主要創始者。

根據1945年2月簽訂的瓦爾基扎協定(the Varkiza Agreement of February 1945)，IDEA開始肅清軍隊內的政治勢力，包含共和派或過去曾與納粹合作過的成員。直到1946年，IDEA達成階段性目標：肅清政府內部所有「不良」(unhealthy)分子，並正式掌握政府與軍隊的重要職位(Mouzelis 1976: 59)。這一政治基礎，無疑已為往後三年的希臘內戰(1946-1949)預寫下了右翼勝利的結局。

發生於歐戰結束之後的希臘內戰，絕對不只是希臘境內左右翼之間的政治鬥爭。右翼代表IDEA由英美扶持，其對手希臘共產黨的希臘民主軍（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簡稱DSE）則由巴爾幹半島南斯拉夫支持。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下，希臘內戰無疑是冷戰在歐陸的序幕之一(Nachmani 1990)。自1940年起連續被捲入兩場戰事中的希臘，在面對西方勢力介入時，除了消極地被捲入英美陣營與俄羅斯的對立之外；也正式進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命運共同體系之內。在英美強勢介入的政治框架下、在冷戰結構下的西方陣營中，希臘的存在意味著什麼？

可以想見，面對一連串的战事侵擾，希臘的財政實力受到難以估計的損害。據資料顯示，納粹占領與終戰前的雅典戰役，導致希臘境內9,000個村莊與23%的建物完全毀損(Mouzelis 1976)。面對百廢待舉，完全喪失貿易能力的歐陸，首要戰敗國德國成為戰後最重要的債務國。身為兩次世界大戰的战敗國，德國背負的是自一戰戰敗後1919年巴黎和會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起算的債務。¹⁶至於二戰累積的債務，則出於重建歐陸的財政需求，主要的債權人爲希臘、西班牙、巴基斯坦、埃及、愛爾蘭，以及英法美三國。冷戰鐵幕設下，東西德正式分裂。彼時的敵人如今成爲盟友。美蘇之間橫越太平洋的「擬戰爭狀態」，再加上對歐洲蠢蠢欲動的蘇聯共產勢力，使英美法無法承受德國自凡爾賽條約以來，因高額債務拖垮與共產勢力鬥爭的能量的風險，進而於1953年2月於倫敦針對德國債務問題展開長達半年的協商，並於同年8月8日達成《倫敦協定》(London Agreement on German External Debts)。基於西德堅持償還《凡爾賽條約》附帶的龐大債務，¹⁷爲了確保德國在償還債務的同時能夠持續積累英美陣營經濟復甦的能量，此次協定減免了德國因二次大戰積欠的50%的債務，其影響範圍涵蓋政府、私人銀行、甚至是個別債權人。《倫敦協定》僅要求德國須以其貿易活動中的利潤作爲債務償還來源，並限定每年最高額度不得超過其出口貿易額的3%。這項措施意味著德國的主要債權國負有購買德國出口產品的義務。而西德也因受益於此協定，創造出冷戰下的經濟奇蹟。¹⁸

同樣地，冷戰期間美國亦需要海外市場供其復甦國內經濟。著名的美援案例：「馬歇爾計畫」(Marshall aid)因此啓動。在此計畫中，英國是歐陸最大的受益者，獲得超過總額四分之一的資金挹注；德國則獲得了11%；而希臘僅僅獲得2.75%，換言之，德國擁有額度的四分之一。¹⁹儘管德國智庫IFO的主席 Hans Werner-Sinn表示希臘在此計畫中獲得的援助金額爲其國家產值的200%；而德國僅獲得占其國家GDP4%的援助。然而，如英國衛報經濟編輯Larry Elliot表示，Werner-Sinn的看法明顯忽略了希臘承受的不堪待遇乃是間接導致如今財務悲劇的原因。²⁰

16 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指出，一戰後協約國對德國加諸的「幾近無法償還」債務，間接促使希特勒納粹政權的崛起。

17 Guinnane, Timothy W. 2004. *Financial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The 1953 London Debt Agreement*,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80.

18 Dearden, N. 2013. "Greece and Spain Helped Postwar Germany Recover. Spot the Difference," in *The Guardian*, February 27.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feb/27/greece-spain-helped-germany-recover>. (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19 Elliott, L. 2015. "What Was Good for Germany in 1953 Is Good for Greece in 2015," in *The Guardian*, July.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5/jul/06/germany-1953-greece-2015-economic-marshall-plan-debt-relief>. (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20 Ibid.

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嗎？從2015希臘歐債危機檢視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困境

二次大戰期間，希臘的人口數減少了8%，死亡率是英國的10倍。解除對德債務50%的協定無疑對戰後的希臘澆了一盆冷水。當國際間的不平等重挫希臘的重建之路時，在政治上受到西方庇護的保守政治勢力，也更進一步將希臘的財政推向此刻我們所見的崩潰邊緣。

希臘社會學者Nicos Mouzelis(1976: 57-80)曾於1974年，對戰後至軍政府垮台前夕的希臘資本累積邏輯進行歷史社會學分析。Mouzelis表示，1950年代開始的希臘雙寡頭銀行體制，造成1962年國家主導的希臘國銀(National Bank of Greece)與私有的希臘商銀(Commercial Bank of Greece)共同掌握了全國96.3%資產的體制。兩大銀行聯手掌握一國超過九成的資產，這意味著這兩家銀行不只是資產的持有者，更直接牽涉到資產經營方向。而銀行在國家的保險與工業部門中，是信貸關係確立後的債權人角色。此等資產高度集中化的銀行部署，一方面意味著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掌握度更為集中有效，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如果沒有得到希臘國銀與商銀的支持，希臘的產業發展將會受到相當嚴苛的限制。

一旦國家普遍控制了資本，或許可以有效落實整體的經濟政策。然而，這樣的命題必須立基在國家政策的方向有利於普羅大眾的前提上。回顧戰後希臘至1967年軍事政變前的經濟模式，其二級產業持續處於低度發展階段，而原因在於希臘政府與銀行一直沒有高度意願投資製造業。當商業的可預期利潤明顯高過製造業時，儘管希臘政府極力要求，國內兩大銀行並不樂意以低利率放貸給工業部門。同時，面對希臘工業部門早已出現的傳統業者寡占的形勢，希臘銀行半推半就的姿態更為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蒙上一層霜雪。

除了工業發展的困境之外，希臘農業與航運業也遭遇嚴峻的挑戰。面對戰後人口不斷外移（多移民至德國）造成的人力資源短缺；當希臘政府無力控制航運發展時，商業資本的外流更容易間接導致希臘國內財務的損失。移民就像是兩面刃，當製造業部門的人力需求下降時，人口外移有利於減緩國內失業率；然而，當人力不願意回流或常駐在農業領域時，製造業的低度發展反將農業一併捲入困境之中。

在製造產業發展低落、人口大量外移、流動商業資本遲未回流等狀況下，希臘的經濟奇蹟是怎麼誕生的？受到西歐諸國庇護的希臘，自然只有一條路可走：自由放任經濟模式。直白地說，通過西歐資本的挹注，希臘開始專注發展出口產業，同時進一步將其產業結構聚焦於三級產業。根據數據顯示，1960年，希臘擁有的外資為11,683,700美金，1965年則攀升至

111,596,368美金。一直到軍政府垮台前一年1973年，希臘年收外資挹注7.25億美金(Mouzelis Ibid: 66)。1960年代，農產品平均年出口率達58%，而工業出口量亦持續上升。然而，經濟逐漸好轉的表現卻未反饋至社會結構中，反而加劇了社會的內部不平等。當國內40%的低收入戶的年收總額占全國稅後年收9.5%，而占總人口17%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卻占希臘全國稅後年收高達58%(Karageorgas 1973)。外資挹注的收益並未平均分配希臘國內每一成員身上，而是集中於少數資產階級手中。資產階級與外資共同構築了一個希臘普羅社會難以打破的利益結構。

根據Mouzelis的分析，儘管在1967年4月21日IDEA發動軍事政變之前，有民主老先生(Old Man of Democracy)之稱的George Papandreou嘗試鬆綁、自由化內戰結束以來的壓迫型議會制度，並終結政府過去慣有的公開政治威嚇手段。然而Papandreou並未打算根除IDEA在希臘政治場域的勢力，也就是對於軍隊實質權力的掌握。他在經濟與社會福利面向上做了諸多努力，包含增加國家的教育與社會福利支出，卻間接促使IDEA的勢力拉高警覺。最終IDEA於1967年發動軍事政變，建立為期8年的軍政府，通稱上校政權(Regime of Colonels)。在此政權中，部分軍官曾於二戰與希臘內戰期間時期與美國CIA有合作關係。冷戰結束後，美國總統柯林頓甚至曾於執政期間，爲了美國的冷戰計畫曾經支持希臘軍政府而公開道歉。²¹礙於篇幅限制，我將不在此細究軍政府時期的政治脈絡。²²可以確定的是，在軍政府主政期間，布爾喬亞的階級優勢並未受到威脅。相反地，藉由美國的支持，軍隊與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合作，希臘財政持續處在資本高度集中，社會內部階級差距擴大的困境之中。

21 GERSTENZANG, J. and R. BOUDREAUX. 1999. "Clinton Says U.S. Regrets Aid to Junta in Cold War," in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1.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9/nov/21/news/mn-35991>. (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22 事實上，軍政府勢力內部曾經歷經過鬥爭。鬥爭的兩造可以簡單被劃分為高階與低階軍官。而兩造間的衝突主要源自於1940年代末的希臘內戰刺激了軍隊人員的需求，爲此，軍官的拔擢速度加快，且編制規模擴增。然而，戰事結束後，大量的高階軍官致使低階軍官的晉升之路顯得漫長狹窄。Danopoulos, C. P. 1983.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Greece, 1967-1974,"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8(3): 485-506.

五、同床異夢的歐盟

回顧1940年代至軍政府垮台前夕，從國際角度來看，希臘的政治經濟生活在連續兩場戰事中面臨了嚴峻考驗。為了鞏固英美在歐洲大陸對抗蘇聯勢力而訂下的《倫敦協定》，無疑再次打擊了國力頹靡的希臘。反觀希臘國內，銀行的壟斷式資本結構外加勞動人口持續西進歐陸，希臘一直到Papandreou執政，才見到其經濟社會生活朝向較為公平方向發展的曙光。然而，面對保守勢力IDEA與資產階級結盟緊抓國家權力核心，希臘人民的經濟社會生活很快地又回到社會內部階級懸殊的狀態。

1974年，希臘展開民主化工程，並於1981年迅速平穩地達到市場自由化、政治穩定等條件，成為第10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國家。希臘耀眼的成績包括：2008年獲得《經濟學人》民主化評比22名，同時並列世界最富裕的國家前30名。局勢看起來似乎將更貼近普羅大眾的期待。然而，根據希臘比較政治學者Pappas的觀察(2013: 31-45)，希臘的政治改革仍舊走錯了路。

自80年代起，由G. Papandreou的兒子Andreas Papandreou領導的社會國家主義路線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簡稱PASOK）成為民主化後第一個以中間偏左路線入主國會的左派政黨，與保守擁歐派的新民主黨(The New Democracy)同為民主化後輪替執政的兩大勢力。在PASOK主政之下，希臘成為高福利國家。Pappas(Ibid)認為，希臘的發展方向正是導致希臘走向崩潰的導火線之一。第一，希臘擴大了公部門的僱用範圍。從1980年到1990年，希臘公部門僱用人數成長幅度達50%，786,200人。到了2008年，希臘已擁有超過一百萬的公部門僱員，占據全國總勞動力21%。而此期間，全國總人口量也不過成長了10%(Ibid: 38)。

第二，希臘的退休年金支出自1980年代起便逐年攀升。由負責給付私人聘僱退休員工養老年金的IKA為例，其最低給付額是非技術勞動者基本薪資的20倍。可以想見，隨著人口的攀升，給付金額範圍將擴大。希臘人民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而此福利政策在國內引發了提早退休的浪潮。55-64歲間的勞動者，僅有44%還在勞動市場中活動。而國際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國際間的同齡勞動者仍占58%(Ibid)。第三，Pappas持續抨擊希臘過去30年放任人民從事非法有害國家利益的經濟行為，包含：逃稅、法律豁免權、養老金詐欺等。Pappas定義PASOK主政下的希臘實踐的是民粹式民主(Populist

Democracy)：在反菁英主義的立場上，每一位公民都擁有直接參與政治的權利。同時在利益分配上，追求每一位民衆都可以直接、平均共享。此過程要求政黨必須符合民主程序。PASOK的政治理想，意在透過追求政治階級與希臘廣大民衆間的流暢協調，使雙方在零和遊戲邏輯中獲取各自所欲資源。

以Pappas的觀點，希臘的財政崩潰無可避免地背上咎由自取的責難。然而，Pappas的說法真的毫無問題嗎？換句話說，歐洲大陸作為一政治經濟整合區，是否真對於希臘如今的困境毫無責任？

事實上，希臘長期於國際間處於被動位置，一不小心便成為國際政治與經濟角力的祭品。如同我們無從知曉1953年長達半年的協商過程裡，英法美是如何讓希臘吞下取消對德50%債權的決定。當希臘於1981年加入歐洲共同體之後，面臨的第一項考驗便是「免關稅」措施。也就是，在經濟面為了追求會員國集成為一個「整體」，各國不僅是降低，而是放棄了關稅門檻。更別說單一貨幣政策意味著各國交出部分貨幣主權。因此，當希臘的經濟處境遭遇困難時，必定導致歐元區一定程度的動盪。相反地，當歐元區遭遇經濟上的低潮時，體質上較弱的希臘必然受到相對大的衝擊。比如知名財經作家Frances Coppola在網路上直言：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銀行會在一國家經濟蕭條時凍結金援，而這正是歐洲中央銀行(ECB)正在對希臘做的事。²³

無論讀者同不同意這句話背後的政治經濟立場，Coppola直言點出ECB作為一個超國家組織中央銀行的盲點。ECB始終不是國家銀行，它是國際銀行。而希臘的債主不只是歐盟會員國，更是ECB本身。換句話說，當面對如2008年金融海嘯時，遭遇大蕭條席捲的歐陸順而朝著希臘追債。而面對強勢的追討，希臘自是完全無力回應。歐盟成為帶領這個國家走進歐陸的手，卻也變相成為將希臘推至財政崩潰邊緣的主力。在經濟實力懸殊的處境下，儘管希臘握有「經濟生活的自由化」保障，其終究無力與西歐強權的經濟實力對抗，反而為自身招來成為西歐強國大量出口對象的災難。換句話說，如果歐盟的存在是區域內國與國間經濟上的合作關係，那麼歐元區所牽涉的絕不僅是經濟面向；與此同時，其運作的軌道亦偏離了「合作」。在梳理希臘的遭

23 Coppola 於《經濟學人》的專欄上表示希臘遭受的危機可以說是2008年歐洲金融海嘯的再次回歸。<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uttonwood/2015/07/greek-crisis>。
(瀏覽日期：2016年5月10日)

遇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隱約間有一股宰制與被宰制的張力處在歐盟與希臘之間。彷彿在說一個故事，一個關於希臘是如何通過加入歐洲共同體乃至歐盟的過程中，逐步進入新一波的殖民關係。而在一個回神後，這超國家組織的運作早已重重擊潰希臘的國家體制。

回到希臘最為光榮的Andreas Papandreou執政時期，不難發現希臘現任領袖Syriza的崛起在一定意義上繼承了Papandreou的政治遺產：反市場化與對抗壟斷資本。而這正是希臘人長期抱有的歐洲夢。一個恰恰與現實中極具壟斷性特質、為西歐主導的「歐陸」徹底不合身的歐陸想像。通過前文的爬梳，Syriza採取與Papandreou相近的立場，強調人民的重量。無論希臘過去如何被整合與壓迫，Syriza持續呼籲作為一個超國家組織的歐盟，能否停下腳步傾聽希臘人民的聲音。換句話說，Pappas批判Papandreou路線為擬民粹路線之時，自另一個角度審視，無論是Papandreou或是Syriza所追求的希臘與歐陸願景，可能較接近以「人民」為核心，以人民為理念目的的政治路線；而非站在極大化資本與強化市場活絡的基礎上思考國家體制與歐盟。

六、債務作為一種日常

從另一個角度審視。Yannis Stavrakakis(2013)在討論「債務信貸」(Debt-Credit)時引用了Maurizio Lazzarato對於債務(debt)的定義，主張債務孕育、征服、操作、適應與形塑政府的集體與個體主體性(Lazzarato 2012: 29-39)。Lazzarato認為債務牽涉一種特定的權力關係，通過確立特定的道德承諾（兌現一人的債務）與責難（進入信貸關係），揉塑一個負債累累的人(indebted man)。Stavrakakis延伸Lazzarato的觀點，質疑此刻的希臘，在面對2008-2012年GDP跌落20%，青年失業率超越50%之時，為何僅要求截至2020年，盡可能將其經濟表現與債務負擔維持在2008-2009年，也就是金融崩潰之初水準的救急政策？Stavrakakis提出了希臘債務的悖論：債務如同一場挫敗，卻同時是控制局面，不讓局勢更壞的機制(Ibid: 36)。一方面，債務被視為不道德的後果，在忽視結構性的不平等之下，歸咎其為特定國家，團體或個人的缺失。另一方面，債務又被視為一種必須被保護，甚至是維持、鞏固的手段，藉以威脅、控制、逼使債務人服從。Stavrakakis認為，在這個消費民主化橫行的年代，我們皆無法自負債的網絡脫身。

相較於Pappas通過擬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檢視希臘困境，Stavrakakis認為希臘的處境應被視為，如今區域經濟整合下的其中一面照妖鏡。希臘承受的不公平，不僅可自歷史發展中梳理出緣由；該國目前的處境更反映出在西方政治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年代下，財政赤字已成為一種日常。如同一份屈辱(shame)存在於負債國的政治生活裡，卻也同時成為國際間經濟角力與鞏固強權的政治手段之一。在希臘突破自二戰結束以來，政治與經濟生活上的不平等位階之前，關於另一個歐洲的想像，目前僅存在於Syriza與人民持續的對話之間，未見突破的曙光。

七、暫結

過去一百年，歐陸長期處在戰爭狀態裡。自冗長的冷戰壁壘結束後，西歐各國與美國正式成為「世界」的中心。冷戰的結束顯示了西方的勝利。各種西方強權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甚至是人權的結盟，定義了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與道德生活。冷戰結束後的中、東歐各國，在政治轉型的進程上發展程度不一的淨化法以追求轉型正義。然而，在不同的政治或法律行動之前，這些國家皆共享了一個基礎：積極揚棄共產主義的過往。90年代巴爾幹半島內戰不斷，北約組織介入調停與召開國際刑事法庭ICTY(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201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歐盟，其重點會員國仍持續參與甚至發動對世界反對勢力的戰爭。從歐洲共同體走向歐盟，申請會員的國家其國內民主化的方向與正義的落實程度，在在受到西方設定的框架定義，而這些框架成為評量其合乎會員國標準與否的準則。站在贏得冷戰的基礎上，民主化與資本主義成為西方價值的最佳代言人。希臘此刻的遭遇正是這「自由世界中不自由的存在」的真實寫照。投入國際市場的不再只是私人資本，國家主權亦作為一種資本，投入這場高額的買賣競技場中。在希臘，政治路線的左與右不僅僅是口號政治，更深刻地拉扯著希臘的政治歷程。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無疑深化了歷史進程中的宰制關係。書寫此篇短文的此刻，希臘總理Tsipras正積極說服國內接受養老年金將緊縮的政策方向。礙於篇幅限制，本文並未詳細梳理希臘戰後的步步發展。僅刻意點出幾個重點時期，嘗試梳理希臘何以走到「以債還債」的惡夢之中。希臘的故事還沒走到盡頭，但可預見的是，希臘人的苦日子尚未結束。關於在何種層次上，希臘人得以確認自身是宣稱愛好和平與堅

持平等富裕的「歐洲人民」這項政治身分，仍舊是個未解之謎。可以確定的是，希臘的存在，將持續戳破現在西歐強勢國家對「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宣示的諷刺印證。

除了文章開頭提及英國左翼對於另一個歐洲的想像之外，2014年義大利左翼勢力組成「與Tsipras同在的另一個歐洲」(The Other Europe with Tsipras)，透過參與2014年歐盟議會選舉，宣示對Tsipras政治立場的支持：企圖追求一個更公平、不受資本操作的歐洲大陸。回顧本文中希臘戰後政治經濟的發展路徑，關乎左翼「另一個歐洲」的政治期待，勢必仍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引用書目

- Antanasoski, N. 2013. *Humanitarian Violence: The U.S. Deployment of Diversit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Danopoulos, C. P. 1983.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Greece, 1967-1974,"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8(3): 485-116.
- Dearden, N. 2013. "Greece and Spain Helped Postwar Germany Recover. Spot the Difference," in *The Guardian*, February 27, 2013.
- Elliott, L. 2015. "What Was Good for Germany in 1953 Is Good for Greece in 2015," in *The Guardian*, July 6, 2015.
- GERSTENZANG, J. and R. BOUDREAUX. 1999. "Clinton Says U.S. Regrets Aid to Junta in Cold War," in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1, 1999.
- Guinnane, Timothy W. 2004. *Financial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The 1953 London Debt Agreement*,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80. United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 Henley, J. 2015. "Greek Bailout: Alexis Tsipras Steps Down to Trigger New Elections," in *The Guardian*, August 20, 2015.
- Hondros, J. L. 1983.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Pella Publishing Company.
- Karageorgas, D. 1973 "The Distribution of Tax Burden by Income Groups in Greece," in *Economic Journal* 83(330): 436-48.
- Lazzarato, M. and J. D. Jordan. 2012.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Cambridge, MA, :Semiotext / MIT Press.
- Ludlow, N. P. 1997. *Dealing with Britain: The Six and the First UK Application to the EE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uzelis, N. 1976. "Capit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Post-War Greece," in *New Left Review* 1 (96): 57-80.

Nachmani, A. 1990. "Civil War and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1946-49,"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5(4): 489-522.

Papastratis, P. 1984. *British Policy Towards Gree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ppas, T. S. 2013. "Why Greece Failed,"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24(2): 31-45.

Stan, L. 2008.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Reckoning with the Communist Past*. London: Routledge.

Stavrakakis, Y. 2013. "Greece and the Future of Post-Democracy," in *Radical Philosophy* (181): 33-38.

Wearden, G. and N. Fletcher. 2015. "Greek Debt Crisis: Tsipras Gets Ultimatum to Reach Deal or Face Grexit," in *The Guardian*, July 8, 2015.